

刊叢學文代現

George Kaiser: Vom Morgens bis

Mitternachts

半 夜 到 晨 清 從

著 撒 愷

譯 鎮 梁

新書出版

新書出版

新書出版

年夜到最清佳

新書出版

新書出版

國民政府內政部註冊 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執照警字第四一〇五號

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一四〇號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發行
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再版

現代文學叢刊 從清晨到夜半 (全一冊)

◎ 實價 國幣四角

(郵運匯費另加)

原著者 George Kaiser

譯者 梁 鎮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昆明中華書局

各埠中華書局

譯者序

霍卜特曼 (G. Hauptmann) 過去了。蘇得曼 (H. Sudermann) 更過去了。在

現在德國舞臺上最佔勢力的劇作家是愷撒 (Georg Kaiser)。

愷撒於一八七年生於德國瑪格得堡 (Magdeburg) 的鄉。

商人。他從學校出來，也習過幾年商。曾受父命經商到南美洲。

西班牙，意大利。他寫小說，又寫詩歌，不過他特長的是戲劇。從一

來，已陸續發表過三十多種劇本，其中有十二種在大戰期間，

還繼續在寫作着，大衆對他燃旺着的期望也一天比一天。

出現的一本二部劇『從清晨到夜半』 (Von Morgens bis

一次在柏林上演，得到很大的成功。據批評者的公論，這不

作，並且還是『表現派』 (Expressionismus) 的代表作。

因此，愷撒曾被尊爲『表現派的作家』，他是新的。

進了一種新的方法到戲劇裏面來，和以前的老劇作家
推進得更遠，在戲劇史上劃出一個新紀元。這很明白：愷
條，連續不斷的富有生力的動作，經濟到不能再經濟的語句，
表現給我們看。表現得如此醒豁，宛如一陣新鮮空氣透過
你蘇醒。他創造人物，環境以及全劇從頭到尾一貫的氣氛，
局部的牽制，完全是普遍化的。也許這就是當代歐洲各國
劇本的主因。他的靈筆奇麗，觀察透澈，思想豐富，再加以他那技
完美，也處處證明着他是一個多方面的偉大的作家。

曉得愷撒是表現派的先鋒，我們更得清楚表現派不能拘於

他創立了表現派，同時又站在表現派圈子以外。替表現派運動着想
戲劇技術的討論方便起見，我們儘可說他是表現派的作家，加他以表現派
的頭銜。正如一九二六年 Bernhard Diebold 在他討論現代德國劇作家的
一篇有名的『戲劇的無政府』（Anarchie im Drama）裏，硬拿『立體派』的

高帽子給愷撒帶上，其實愷撒對於立體派運動好似並沒有怎樣注意過。他原是一個順着本性創作的人。他寫戲劇，沒有一定的成格，也沒有『派』；覺得要這樣纔夠把意旨闡演明白，他便這樣寫。有時他的作品替表現派撐了門面，那是由於他劇裏的氣息，內容，和他的藝術精神偶爾吻合，給了表現派不少的生氣。然而和別的表演派一些斷續的吶喊比較，你那裏能找出一種技巧像愷撒那樣把『他』和『他的意象』表現得更自然更明爽的呢？愷撒還是愷撒自己。愷撒的劇作也只是愷撒的劇作。

你說他是爲己的自我主義者嗎？那也不然。他，好比一個預言家一樣，在現代社會組織荒落的原野裏舉出他孤獨但是清亮的呼聲。失去了規律的世界不是他所希冀的世界！天才永遠是和社會對抗的。他劇裏的人物時而是劇烈的變態心理的描寫，時而又燃着健全猛烈的熱情直對社會宣戰。他自己却躲在劇幕的後面，不露出頭面來。所以有人說愷撒的心地和平，頭腦比冰還要冷靜，他創造的人物却是如火如荼，富於有機的生命力。並且大半

是帶點超人式的人物。

他同『狂飈突起時代』(Sturm und Drang)一些劇作家最顯著的差異，即是他沾染哲學的色彩，沒有席勒(Schiller) 歌德(Goethe) 他們那樣深。他嘗到人生的苦盃，對人生仍執着一種莫大的堅信。你沒有長着兩葉翅膀，在人生這條長路上，得學駱駝的樣子，踏着步往前進行。愷撒劇本裏含有大量的思想，目的只在補助他劇作的生動力的伸張，使得更加是『戲劇的』。他不是甚麼哲學家，他是在行動上的一個實際的改革者。

現在愷撒在劇壇上的地位總算確立了。他的天才足夠使他一方面逐步拋棄前人的成法；一方面又超出同時代的人，而自成一家。雖說他是表現派最新也是最有能力的創立者之一，他在劇裏也高興採用客觀的科學的方法，這是他同時的表現派絕對避免不用，極力主張向主觀與神秘方面走的。愷撒的劇作，這一點我們第一應該曉得。

『從清晨到夜半』一劇，分兩大部，七幕。大眾認為這是愷撒創立了表

現派的傑構，如今我叫它爲表現派名劇也不過是這個意思。我是根據一九二七年柏林 Kiepenheuer 書店出版的原文本譯的。這劇在德國以及德國以外的各國排演的次數已經不少；截至今日，已有四種以上不同文字的譯本。法文和英文的兩種我也見過，但都沒有德文原劇那樣緊湊生動；有時爲了排演的方便，他們竟擅自刪改，這更是大大的對不起愷撒先生。我希望我的譯文不但要求正確、俊妙，還要傳點神，我想保證讀者從譯劇裏見到愷撒的原来的形態。

這部二部劇的本身到底好在那裏？好到怎樣？它是描寫現代都市的腐蝕生活的文學嗎？它是在抨擊社會，在嘲弄拜金主義嗎？愷撒在這裏是不是寫成功了一個人的靈魂的展開？你是不是在這一羣紛擾着的人物的動作中，見到這位詩人對於大自然的一種渾然的醒覺？假如你說這劇裏的語調滑稽，覺得真好笑，那是不是你自己也給取笑了在裏面？——這些，似乎都用不着我一一回答。這本書現在已經擺在你的面前，翻過頁你就要同劇本本

文直接見面了。我少陪了。聰明的讀者，你們自己去領悟，去發現罷！

梁鎮。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夜，上海。

從清晨到夜半（二部劇）

登場人物

銀行會計

母

妻

第一，第二女兒

銀行經理

書記

守門人

第一，第二紳士

僮僕

女僕

貴婦

兒

飯店裏的侍僕

當監鬪裁判員的猶太紳士們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面具

著大禮服的紳士們

侍僕

救世軍的少女

救世軍中的軍官與兵士

救世軍聚會時召集的羣衆: 商店書記, 賣淫婦(妓女)工人等等。

巡警

地點: 小城市 W. 與大城市 B.

時間: 現代

第一部

第一幕

一家小銀行的會計處。

左邊，有一個推窗，並一扇門，門上標明「經理」字樣。另一門開在中央：上懸「通保管庫」的牌子。在右邊柵門的後面設有出口的門。柵門傍一張籐沙發和一隻桌子，桌上置水瓶及玻璃盃。

會計在推窗內，書記緊靠近臺案，都在寫東西。籐沙發上坐着一位胖紳士，在噴嚏。一個人由右邊走出外面。青年僮僕站在推窗前，對着他注視。

會計（擊櫃臺。）

僮僕（急忙向會計那隻在等待着的手遞過一張支票。）

會計（在支票上寫些字，在推窗下抓出一些銀洋，擺在手裏點數。然後放

錢在錢盤上。)

僮僕 (拿着錢盤退向邊傍,把錢倒進麻布袋裏。)

胖紳士 (立起身來) 現在得輪到我們胖子來了罷。(他從大衣袋裏取出一個漲滿着東西的皮袋子。)

(一個貴婦人走入,披着高價的皮大衣,週身絲綢摩擦,有綽縹聲。)

胖紳士 (突然停止動作。)

貴婦 (略微費了一點力,開柵門的門鍵,非本意地對着胖紳士微笑) 好容易開開了!

胖紳士 (撇嘴扮鬼臉。)

會計 (擊櫃臺,大不耐煩。)

貴婦 (有話要問胖紳士的態度。)

胖紳士 (退後) 我們胖子總是排在後面的。

貴婦 (微微點頭答禮,走近推窗前。)

會計（擊櫃臺。）

貴婦（開開手提袋，揀出一個信封遞過會計手裏）費心，兌三千馬克。

會計（將信封翻過面來，看看再退還與她。）

貴婦（明瞭他的意思）啊，對不起！（從信封內抽出信箋，再遞與他。）

會計（動作如前。）

貴婦（再攤開信箋）三千馬克，請。

會計（把信望了一望，放在書記面前。）

書記（拿着信立起身來，向掛着「經理」字樣的那重門走入。）

胖紳士（重新坐到籐沙發上）真不容易輪到我，我們胖子總是在別人後面的。

會計（着手點數銀洋。）

貴婦 請給我鈔票。

會計（埋着首不理會她。）

經理（年輕，豐滿肥胖——手裏拿着信從左邊走出來）是那一個——
（一眼望見對面的貴婦，他便突然中止不說。）

書記（重又在寫字檯上工作。）

胖紳士（高聲地）經理先生，早安！

經理（隨便望望他）你怎樣？

胖紳士（拍拍他自己的腹部）愈加胖起來了，給經理驅逐出去！

經理（稍露笑容，轉向貴婦）我想你是找我們兌取款子的，是麼？

貴婦是的——三千馬克。

經理是的，三——三千馬克，我自然願意付你，但是——

貴婦信有甚麼地方寫得不對嗎？

經理（溫文的慎重的）這信寫得很合格式。只要不超過一萬二千。——

（拼出字母的音）『Banko』——

貴婦佛羅稜薩（Florenz）的一家銀行保證我的——

經理 佛羅稜薩的銀行給你這封信也沒有甚麼不對。

貴婦 那麼爲甚麼——

經理 你是在佛羅稜薩託寫這封信的罷——

貴婦 自然。

經理 一萬二千——付款的地點是照信上所記的各地方——

貴婦 這些都是我旅行要經過的地方。

經理 可是你得早給過佛羅稜薩銀行幾份親手簽名的證張——

貴婦 自然。信裏載得很明白，給寄到銀行裏去，就可以證明取錢的是我。

經理 我們可不曾接到你親手簽字的通知書。

胖紳士 （咳嗽；對經理丟眼色。）

貴婦 那不是說我得老等到——

經理 我們若不接到信件——

另一紳士 （帶着冬季的毛皮帽子，和羊毛圍巾——走進來，站立在推窗

近邊。對貴婦人怒目相矚。）

貴婦 我却全沒預備到這層——

經理 （發出一聲笨拙的笑）我們更加了完全沒有預備。

貴婦 可是我必須要這筆錢用！

胖紳士 （在沙發上禁不住大笑。）

經理 是的呀，誰不要錢用呢？

胖紳士 （在沙發上嘶笑）

經理 （在找聽他說話的人一般）比仿我自己——（向推窗邊的紳士。）

你總沒有我忙吧——你看我還須跟這位夫人說話——那末，夫人你已

打算好了沒有？定要我付你麼——你的——

胖紳士 （在沙發上竊笑。）

貴婦 （急速的）我住在大象飯店。

胖紳士 （在沙發上打噴嚏。）